

海陵旧话

1948年末
如皋粮荒记

□一本

“1948年年底,苏中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,盘踞如皋的国民党二十一师在遭受沉重打击后,开始秘密部署撤退。”这是《中共如皋地方史》(第一卷)关于1948年年底如皋情况的权威记述。次年春,如皋就解放了。其实1948年年底,国民党在如土崩瓦解,不仅是政治方面,经济方面也是如此,物价飞涨,粮食紧俏。

翻阅1948年12月14日星期二《皋声报》第三版本地新闻,所刊《省令免征筵席捐》《如师员生即将断炊》《各县动用粮赋 必须先行呈准》等新闻,均与当时的粮荒有关。据上述新闻记述,1948年年底,如皋大局已定,解放指日可待。可是国民党当局居然“戡乱”为重,殊死搏斗,征用物资(包括粮食)用于军队。国民党省政府打着统筹安排粮食的幌子,责令如皋各地,不得擅自用地方粮赋,如有任何需求,必须层层上报,得到上级允许才可使用。如有官员违令,不但要追缴挪用的粮赋,而且还要按照情节严重给予惩罚。由于市场上粮食短缺、物价上涨,而饭店的原材料就是各种粮食,因此大幅度涨价。

可笑的是,原本国民党的各种苛捐杂税,已经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,比如1948年10月执行的“筵席捐”,居然规定吃饭要缴税:每次每人饭费低于1.5元,就可免去“筵席捐”。此时粮食快速通货膨胀,1.5元不改,将遭到民众抗议。于是,省政府不得不重新规定:每次每人饭费低于50元,就免征“筵席捐”。从1.5元改为50元,可见当时粮价飞涨。

更可笑的是,省立如皋师范的粮食也要断供了。如皋师范时属省立公办学校,粮食应由政府免费供给。1948年9月3日如皋师范开学,至12月的三个月时间内,教学认真、弦歌不断、风纪尤佳。即使身处战乱时期,如皋师范的师生,也未有任何学潮的倾向。《如师员生即将断炊》一则位于版面最下方,二则如此表扬如皋师范的师生,既是低调报道,更是说明事实:如皋师范未有何过错。不过如皋师范的粮食问题由来已久,当年吴俊升先生在如师学习时,就说到伙食很差,自己又很贫寒,常常只能买些便宜的花生米勉强果腹。到了1948年末,情况又糟糕了许多。既然是省立学校,粮食就应该由省田粮处按时拨给。时到12月中旬,12月份的公粮尚未提供给如皋师范。全校寄宿生约300人,每日需食米3担,副食费约合米1担。预计粮食勉强能维持到12月底,如无公粮派到,学校只有关门了。

处处粮食紧缺,面对外界压力,国民党省政府假惺惺地出台了系列政策,控制公款吃喝。议员出席会议,食宿费由会议举办方统筹安排,膳食费用参考当地普通客饭标准,给予安排。调用人员一次不能超过十人,膳食费用标准如前。虽然如此,毫无作用。如皋粮荒,就像一个缩影,预示着旧政府穷途末路,新如皋的诞生,已是必然。

南通老照片

女工传习所师生合影



张烜的朱卷

□徐继康

试屡颺,信心彻底垮掉了,打包回家。

传记中说张烜“不屑以多能名”,但他确实多才多艺,天文、地理、书画、医学,他都会,就连古老的数蓍草以问卜,他也懂。只是这揲蓍“能于今中示古、古中示今”,张烜却没能准确地推测自己的科举,要不然,肯定不会留京八载了。除了才能,他的德行很好,敦厚谦和、孝顺父母,更重要的是他赈饥恤贫,做好事而不声张,一下子让人肃然起敬。

张烜的资料,多年来就这些,好像没有更多的发现。

前些时,崇川的顾颢兄发来几份如皋举人的朱卷给我看,恰好其中一份就是张烜的。虽然缺少乡试文章,但收有他的履历与科份,已经灰尘满面的张烜,一下子清清爽爽地站在我们面前。

按记载,张烜的始祖是元代延佑年间的进士张弼,还是个翰林,世居在徽州休宁县杭溪。到了张烜高祖张三益时,始迁到如皋县丰利坝。从他的高祖张德贞开始,曾祖张鸣皋、祖父张思学,一直到他的父亲张廷模,都是国学生。张烜奶奶的父亲周顺年、母亲的父亲杨汝执,以及他的岳父杨元璜,也是国学生。此外,张家的其他一些人,他的伯曾祖、伯祖、叔祖、堂伯、堂兄什么的,一堆一堆的国学生。国学生本来算不了什么,但在这里最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——张家人很注重学习。

张烜号镜湖,他在世时,应该很多人喊他镜湖先生。他行一,有一个弟弟叫张辉,业儒。他的儿子叫张均,张烜填写这份履历的时候,其子还小,没有更多的信息。张烜生于乾隆庚子十一月初四,乾隆庚子即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可以推算,他中举时三十一岁;从北京回家

时三十九岁;县志编完那年,他已经五十七岁了。咸丰元年(1851),他七十二岁,去世。

在朱卷中,还记录他的业师,一共四位,分别是周敬堂夫子、冒莘田夫子、姚蝶庄夫子、马绎斋夫子。马绎斋就是马有章,与胡长龄、李懿曾并称“江东三俊”,为嘉庆六年辛酉恩科会元,钦点的中书舍人。名师出高徒,学生有了出息,老师的大名也记录在案,跟着一起荣光,这多好。

张烜那年乡试的主考官有两位,正主考是经筵日讲起居官、户部右侍郎、管理钱法堂事务总管、内务府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、世袭云骑尉觉罗桂芳,副主考是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纂修饶銓春。同考试官是直隶滁州来安县知县伍士超。

张烜的考卷,首先由伍士超阅卷,伍知县觉得还不错,写了个“荐”字。副主考饶翰林觉得也不错,批了个“取”,还给出八个字的评价:“事经籍史,含英咀华”。最后到了大主考官桂芳那里,桂夫人大笔一挥:“中”。别看只一个字,从此改变了张烜的人生命运——他中了江南乡试庚午科第五十七名举人。桂芳虽是满洲人,却是才华丰赡,为时所称,在一次召对后,嘉庆皇帝曾忍不住赞曰:“奇才也!”可以想象,张烜能有桂芳这样的座师,应该是相当自豪的。

关于那一年庚午科江南乡试,还有两则逸闻,说来甚是有意思。第一则见于载于甘熙的《白下琐言》卷一:

嘉庆庚午科乡试头场,有妇人服男子衣冠闯入闹中,为考官察出,监临严讯,素有疯疾,常外出,别无情弊,遂飭其家人领回看管。是科首题为“才难,不其然乎”四句,下文有“妇人焉”,适与此事相闻,抑异矣!

那天,疯女人闯入闹中,正在考试中的张烜不知看到没有,这个不

重要,有价值的是,我们晓得那天的考题是《才难,不其然乎》,语出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第二则见于张培仁《妙香室丛话》卷十三:

庚午岁,大兄将赴北闹。臬判曰:“且就南闹。”问中乎,曰:“中。”问名次前后,曰:“四十六名。”果于是科获雋,名数皆符,益神之。

张培仁的大哥本打算去顺天府参加北闹的乡试,去占卜,乱语说:“还是参加江南乡试的好。”“能中举吗?”“能,是第四十六名。”没想到竟全应验了,不但中举,连名次都丝毫不差,实在有点神奇。

人生不能有太多的巧合,特别是在人生重要的场合,巧合多了,容易走入魔。后来,张烜痴迷于揲蓍,是不是受了这些影响?

乡试揭晓的第二天,江南省的抚台、学台、藩台、臬台们在公所设摆鹿鸣宴,宴请考官、执事人员以及新举人。那一天,张烜还见到传说中的文坛大神赵翼和姚鼐。六十年前,他们也是在庚午科江南乡试中中举,也是青涩的毛头小伙子,时间的大风刮过,当他们重赴鹿鸣宴时,已是声誉卓著的海内大宗师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就在八十四岁的赵翼与八十岁的姚鼐颤巍巍被搀扶出现的那一刹那,张烜的眼角湿润了。

赵翼的外孙汤文卿亦在此科中举,与张烜为同年。这一科,张烜的同年还有周行、张克俭、张惇训、赵棠、李福等一些,他们都刻了一卷《嘉庆十五年庚午科江南乡试朱卷》,至今保存完好,看得出,他们对自己乡试的答卷很满意。在当时,中举后,许多人将本人在场中所作之文刊印赠人,也叫朱卷。

一份朱卷,你看到的是一份个人档案。再仔细看,可能里面还隐藏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密码。打开了,说不定还可以链接许多好玩的故事。

轶闻掌故

张烜是谁?知道的人不多。

自清以来,丰利的科举还算鼎盛,进士有张祚、石为崧、史鸣皋,举人有石琮、石鍾瑞、陈松、马大良、石文,他们都是嘉庆以前的。清晚期,在同光年间,没有进士,举人出了两个,潘荫东与潘恩元父子,科第联翩,一时殊荣。但从嘉庆到咸丰这近百年中,举人仅出了一人,就是张烜。

今天对张烜的研究很少,好像还没有专门的文字写过他。在《如东大观·文武举概览》中,竟然把他给遗漏了。

翻阅过道光《如皋县志》的人都知道,张烜曾经参与这部吕乘的纂修,职务是协修。协修在纂修之下,属于辅助性工作。纂修之上还有主修、监修,当然都是领导挂名的,这个古今差不多,纂修才是一本志书的真正负责人。那一次如皋续修县志,任职协修的就有二十一人,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徐珠、胡萱生、顾喧、范景璠等,都是那时的如皋名流。张烜排名第十二,他的身份是“举人、拣选知县”,按照清代制度,有此“拣选知县”资格,说明他赴礼部会试,曾经三科不中。

在同治《如皋县志》,我找到了他的传记:

张烜,字春晖,居丰利,博学多才,登嘉庆庚午贤书,攻苦弥笃,留京八载,辛未会试,选中复遗,遂无心进取,侍亲色养备至。天文、地理、书画、岐黄、揲蓍无不精通,不屑以多能名。为人敦厚谦和,赈饥恤贫,人受隐德焉。年七十二卒。

庚午,嘉庆十五年(1810),张烜中举。辛未,嘉庆十六年,张烜就去了北京参加会试,本想来个乡会联捷,可惜运气有点背,选中复失,这对他打击很大,但没有垮。他留在京师苦读,一呆就是八年,后来又考了两次,反而连第一次都不如,屡

江海纪事

南通地区的棉花种植向以种子直播为主(新中国成立后,推广应用营养钵、营养块移栽技术)。民国15~22年(1926~1933年),南通棉田面积均在140万亩左右,海门70~80万亩,启东、如皋40~50万亩。南通及邻近几个县棉花种植面积占全省种植面积的14%~15%,居省内首位。年产量(皮棉)民国18年(1929年)南通50.85万担(种植面积170万亩),海门13.66万担(种植面积75万亩),启东8.3万担(种植面积50万亩),如皋22.4万担(种植面积

105万亩)。年产量(皮棉)民国21年(1932年)南通74万担(种植面积190万亩),海门30.4万担(种植面积72万亩),启东4.9万担(种植面积55万亩)。年产量(皮棉)民国22年(1933年)南通43.2万担(种植面积148万亩),海门10.96万担(种植面积73万亩),启东9.5万担(种植面积52万亩),如皋15.35万担(种植面积39万亩)。该年度南通、海门、启东、如皋4县棉花亩产量(皮棉)分别为15公斤、7.5公斤、9公斤、9.6公斤。民国23年(1934年)《江苏省鉴》载:

民国时期南通地区的棉花种植

□程太和

“苏省产棉江北有南通、海门、启东、如皋、崇明、泰兴等十县。”“江北各县集中南通,再由此转口。通州棉声誉极佳,即苏省产棉区域中,亦以南通棉田为最多。”

民国24年(1935年),如皋县建立棉种场。该场美棉以岱字棉为主(岱字棉,初译为“脱里斯棉”“脱字棉”。岱字棉是由美国选育出的陆地棉品种,原种是在1911年用快车棉与福字棉等杂交,经过4次回交和连续选择而得到的品系,又经多年系统连续选择先后得到岱字10号、14号、15号、16

号、25号、55号、61号、70号和光叶岱字棉等主要品种。岱字棉纤维长度长、细度适中,断裂长度大、天然转曲多,皮棉质量好,最高可纺60英支棉纺,纺纱的产量高、生产稳定、成纱质量好。我国于1933年引进岱字棉10号品种,中棉以青茎鸡脚棉为主(鸡脚棉分青茎、红茎两种)。岱字棉种植面积100亩,收获4119斤,单价11.5元;鸡脚棉种植面积64亩,收获195.5斤,单价10元。产量不高的原因是天旱无雨,虫害、枯萎病严重,致棉苗根脚不齐,虽经补种,根脚也只有七成。